

学校编码: 10384
学 号: 9801011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DC _____

学 位 论 文

传媒变革中的文化资本与网络背景下的文学际遇

林 春 田

指导教师姓名: 黄 鸣 奋 教 授

申请学位级别: 硕 士

专 业 名 称: 文 艺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1 年 6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1 年 7 月

学位授予单位: 厦 门 大 学

学位授予日期: 2001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1 年 6 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部分 网络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对策	4
第二部分 传媒左右下的文化资本与文学的命运	9
一、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与场域理论	9
二、文化资本理论或资本概念引入文化研究	11
三、媒介与文学场	14
四、传媒技术与文学的文化资本及文学权力	16
第三部分 传媒的工业化进程与纸面文学的兴衰	21
一、印刷传媒与古登堡上空的灿烂群星	21
二、大众传媒的兴起与文学权力式微	22
第四部分 赛博空间的形成与文学的机遇	26
一、注意力资源的重新分配与纸面文学的突围	26
二、网络传播的特点与赛博空间的结构	29
三、文学上网后的境遇与思考——文学站点的生存情况	33
第五部分 网上、网下文学的分离与交锋——旧文学格局的危机	36
一、权力之争——网上、网下文学权力关系的冲突	37
二、文化资本之争——网上、网下文学权威的摩擦	40
三、利益之争——网上、网下文学经营策略的冲突	42
结语：网上文学、网下文学的协调与整合——新文学格局的雏形	45
一、网络出版——网上文学与网下文学的资源整合	45
二、网络版权和稿酬——网上文学与网下文学的利益协调	47
三、网络管制与网络立法——网上文学与网下文学的权力规范	49
注 释	52
主要参考文献	56

内 容 提 要

把网络文学纳入文学史与传媒史的连续进程中，尝试从传媒演进与文学文化资本稀缺性的历史关联入手，分析传媒变革中文学生态的演化规律，进而对网络背景下文学走向的可能性进行慎重的描述与估价，是本文的主干思路。

本文认为，传播是文学实现社会化、职业化的重要形式，也是功利渗透、权力介入的主要路径。在传播的过程中，作家个人的美学空间不可避免地要向社会敞开，其地位、声誉等功利因素开始展开，以资本、权力运动为核心的文学场域被塑造成型，接受文化政策、受众心理、批评导向、传媒技术等诸多世俗力量的审视、制约成为文学介入社会并从中获得生存根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一般来讲，在传媒工业化之前，书面文学教育不普及，文本的生产、传播技术落后，成本昂贵，文学文化资本在整个话语系统的产出中呈现出高度的稀缺性，因而体现出神话般的价值，被世俗权力招安后，成为一种由权力配置并在相当程度上为权力服务的独特的职业话语类型，获得了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保障。伴随着传媒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文学文化资本的稀缺性程度降低，遭受大众传媒冲击的文学被世俗权力疏离后，进入市场运作自负盈亏，因其对市场逻辑的先天性排斥，生存境况十分艰难。

网络传媒进一步把文学推进市场，文学的生存境遇似乎更加雪上加霜：文本质量芜杂、侵权、盗版等问题不仅颠覆了文学的神圣价值，而且对文学活动的内驱力形成威胁。关注文学在网络背景下的际遇，要求恢复逐渐被市场运作和科技理性吞噬了的人文精神，成为理论界的一种强大呼声。本文认为，肇始于大众传媒并在网络时代加剧了的文学危机，是文学恢复自身定位不可避免的阵痛。充分的市场化、民间化是文学自律的前提，也是文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当前，网上文学与网下文学的对立与冲突是网络传媒与传统传媒的暂时分离形成的，也是文学的市场运作机制与计划运作机制互相排异的反应。网络传媒与传统传媒、网上文学与网下文学、市场运作与计划运作由分离排异走向协调整合的趋势初露端倪，新的文学格局即将形成。

关键词：文学场 纸质文学 网络文学

引言

新旧世纪相交之际，传播领域内最为惹人瞩目的事件便是因特网（Internet）正在成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话语类型生产、传播、消费、批评的新平台和新背景。作为文学研究者，考量网络背景下的文学走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日益活跃的网络写手正在对处于困境的网下文学形成强大的冲击，文学被新的网络传媒分离为网上、网下两个阵营的态势业已崭露端倪。从六作家状告北京在线侵权^{〔1〕}到网易原创文学奖传统作家担任评委引发网迷们的强烈抗议，从网下成名作家纷纷上网建立个人主页到网络原创文学的网下出版热潮，从批评界对网络文学的种种诘难到福斯特的电子邮件携带着对传统文学体制的愤怒声讨刹那间飞遍全球^{〔2〕}，从经典意义上的纯文学逐步向话语边缘退守到网络写手志得意满地粉墨登场……网络背景下正在上演的种种文学事件表明，一股文学新兴力量正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里迅速崛起。它们借助新技术传媒的强大影响力积极抢夺文学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悄悄瓦解着印刷媒体苦心构建的文学理念，对纸面文学权威及其体制予以质疑，向传统文学体制发起了一场旨在争取自身的合法身份和更大发言权的斗争。它们努力建立新的美学标准，积极致力于新文体实验，在传统文学的抵抗下奋勇向前，迫使传统文学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种种迹象表明，网络科技进步与传媒整合正在塑造出新的文学阅听消费需求和习惯，对素以平面媒介为主要展现场域的纸面文学及其体制形成冲击，传统的文学格局及运作程式正显露出重重危机。

如果我们的目光就此停顿，认为网络影响文学的成果仅仅在于为纸面文学培养了一个敌对力量并将以此引导文学的未来走势，那么，我们的认识无疑过于表层化了。网络文学的出现及蓬勃发展的势头只是这场科技革命在文学领域内的一个直接成果，在这个成果之外，网络科技革命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都施加着整体性的影响。也就是说，网络科技的触角不仅深入到文学的自律空间并引发了一场文学的内部地震，同时也颠覆着文学所置身的广大的社会空间。从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来说，网络对人们交流方式、话语行为、言说资历与权力的改

变将是一个更为重要而严肃的话题。在这个背景之下，社会生活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力量正在进行着一场错综复杂的较力战，面临着重新确认其生存价值与意义的际遇。从这个更为宏大的视角观察网上、网下文学的分离与对抗，就会发现，这两类文学形态的异质性与摩擦只是文学面临传媒变革呈现出来的暂时状态和内部调整，因而只能在文学自身的限度内展开。在文学的维度之外，它们作为同质性的话语类型的状况没有改变，仍然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基本相似的价值追求。在传统的话语格局面临解体之际，与其他异质的话语类型展开一场艰苦的较量，以争取到一个有利的位置，获得更为响亮的发言权，才是它们共同的目标，它们的内部分歧和斗争必然要服从这个目标并呈现出同质性和整合趋势。也就是说，这场文学的内部地震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以其所置身的话语领域的地震为背景的。为此，我们考量文学在网络背景下的际遇及应对策略，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深入考察传媒技术发展给文学社会学带来的冲击，从全局观察文学活动在传媒影响下的历史状况与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而不是将目光仅仅盯住某一特定传媒时期的文学文本。（二）在文学领域内部，把网上、网下文学作为两种异质性的文学形态与对立的文学力量，考察它们之间的摩擦、冲突及各自的策略。（三）在更大的话语领域内，将网上、网下文学看作一个同质性的话语类型，分析它们作为一对力量同盟在与其他文化类型进行错综复杂的话语权力斗争背景下的整合与协调。

在不同的视野内，网上文学呈现出之于网下文学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对抗性与共谋性关系，是我们探讨网络背景下的文学际遇不可绕开的话题。同时，必须看到，它们的同质性是一种先天性的历史安排，异质性则是由网络传媒与传统传媒的分离塑造出来的，是一种后天性的、暂时性的历史事件。因而，它们之间的对抗以新的联合为目标，它们之间的分离其实是一种特别的共谋形式。从异质相离对抗到同质整合共谋，是网络背景下网上文学与网下文学的必然走势。

本文即以此为宗旨，尝试从传媒演进与文学文化资本稀缺性的历史关联入手，分析传媒变革中文学在整个话语系统内的权力格局及策略，进而对网络背景下文学的文化资本重组及其可能的后果进行考察，以期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审视中，

把当前网络文学的系列现象置于传媒史与文学史的连续进程中，对它的历史由来和未来走向做出慎重的描述与估价。

需要先予说明的问题有两个：一、受个人外语能力和资料来源所限，本文所举证的有关网络文学的资料以华语网络文学为主，国外部分涉及较少。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由此形成的结论仅适用于华语网络文学。这是因为：首先，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学从印刷媒体到网络媒体移植、嫁接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具有一致性和同源性，从一方得出的结论可以适用于另一方；其次，资料举证是对事实的抽样。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网络和网络文学都起步不久，在这个短暂的发展进程中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差距。因此，本文的资料举证虽然失之片面，尚不至影响结论的普适性。二、由于当前学术界对网络文学的界定尚未形成主流的或权威性的态度，本文对网络文学的界定只好从宽——凡是进入 Internet，处于连线状态的文学文本及活动，不管它是否留有印刷文学的痕迹，我一律称之为网络文学。^{〔3〕}

第一部分 网络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对策

近几年来，华语网络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势头。“榕树下”、“黄金书屋”等原创文学网站已经享有相当知名度，新浪、网易、TOM 等门户网站不约而同地为网络文学专辟频道，大加扶持。与此同时，《当代》杂志推出“网事随风”专栏，许多传统文学刊物也纷纷上网建立主页，向广大网民发布自己的电子文本，互联网与纸面文学实现双向链接已“浮出水面”，网络文学奖评比引来了王朔、王蒙、余华、陈村等文坛名家，痞子蔡、安妮宝贝、宁财神、水晶猫等众多网络写手无论网上网下都成为媒体追捧的金字招牌，个人文集发行火热，各大报刊频频抛媚，尚爱兰、王小山、邢育森……，一个接一个成为住站“专栏作家”——有人扬言，网络文学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将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及体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形态；有人则对网络文学不屑一顾，嗤其为小儿科，认为它不过是文学的卡拉 OK 和大众游戏，只是网络与文学的一次偶然相遇；有人慎言网络文学尚在襁褓，还没有形成独立成熟的文本样式，目前无法定论……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应该说，网络文学自其诞生以来就引起了文学理论界和创作界的一定关注，一批以网络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论文在印刷媒体中陆续出版、发表，许多网下成名的作家也纷纷以不同的形式阐述他们对这种新兴文学形态的看法。1999 年 12 月，文学界甚至还在上海专门组织了一场主题为“网络时代的文学艺术空间”的研讨会，2000 年，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在杨匡汉研究员的主持、策划下，举办了以“网络文学书写”为主题的“星期二对话”，到会的除了文学所的研究人员外，还请到了徐晨亮、胡旭东、杨晓声等网络领域里的活跃分子。与会者对网络文学这一崭新文学形态的内容、性质、影响以及发展前景进行了解读。^[4]同年 10 月 11 日，新浪网借台湾著名网络写手痞子蔡来访北京的机会，邀请两岸知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出版界人士及几位著名的网络写手进行了一场座谈，被传媒称为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一次“亲密接触”。^[5]与此同时，一批网下知名作家也分别在不同的

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发表了他们对网络文学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见解，如莫言的“上床论”、李敖的“厕所论”、陈村的“卡拉 OK 论”、毕淑敏的“脂肪说”、陆涛的“公共浴池说”等等。与此同时，本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标的网络公司也对这种新兴文学形态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产生了浓厚兴趣，网易文化频道、新浪文学频道还专门对网络文学的定义、特点、前景进行过网上问卷调查。网络文学的研究现状似乎是一派红火。

但深入研究起来就会发现，在有关网络与文学的讨论中，传媒的炒作与研究的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网络文学的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传统文学界的注意，但与网络文学实际产生的影响相比，我们的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泛泛而谈的水平上。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更多的时候网络文学是被当作一种新闻现象来看待的。报纸对网络文学的关注甚于期刊更甚于书籍，《文艺报》和《文学报》成为网络文学介绍、评论的主要阵地，文学权威期刊和书籍则很少对此做出认真的反应。根据我对中国大陆最居影响力的两个文学研究刊物《文学评论》和《文艺研究》的跟踪调查，发现这两份刊物 1995 年初至 1999 年尾共发论文数 1247 篇，其中对网络文学有所涉及的论文仅计 5 篇。^{〔6〕}从这些文章的质上分析，则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描述性和介绍性的文章居多。（二）大多数文章的立场似乎是先天形成的，往往在对网络文学做深入的调查、分析之前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基本的立场。（三）持否定态度的居多。（四）观察视角比较单一，往往只局限于对网络文学文本现状的分析。（五）它们的目光主要聚焦在如下几个方面：1、什么是网络文学？2、网络文学的特点与前景。3、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传播学有个说法称报纸是鼓动，期刊是宣传，书籍是教育，可见当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基本上停留在鼓动的层面上。

与网下理论界的冷淡态度相比，网上的网络文学研究（如果可以称为研究的话）可谓一派红火，笨狸、吴过、高晓松等网络名手纷纷著文，在对网络文学进行或褒或贬的分析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纸面文学进行了非常情绪化的声讨。在他们的带动下，成千上万的拥趸者不分昼夜地向传统文学叫阵，而我们的理论界除了偶尔

传出一两声不痛不痒的回应外，一般情况总是躲在自己的圈子里或则置若罔闻，或则嘲笑蔑视，或则因自身的权威遭到挑战而悄悄生闷气。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文学在网上舆论中的情形似乎也不见得全然美妙，有关网络文学定位的“二奶论”、“牛粪论”、“眼球文学论”、“民间文学论”、“厕所文学论”、“速度文学论”，以及有关网络文学前途的“临幸论”、“招安论”，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网民对网络文学的悲观态度。根据去年网易文化频道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有 19.7% 的人认为网络文学是炒做出来的一个概念，有 24.2% 的人认为它与传统文学并无根本不同，还有比例高达 39.4% 的人认为可以用传统文学的尺度评判网络文学^[7]。这说明网络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便在嗜网如命的网民中也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网络文学理论园地亟待开发。

概言之，网络文学的研究现状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在看似红红火火的局面之下，我们能够发现的只是网上网民过于情绪化的叫骂和网下几个作家直觉式的感悟，系统研究的缺乏成为制约网络文学研究从直觉感悟状态迈向理性分析的瓶颈。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视野过于狭窄了，我们只看到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学文本现状，却没有发现它背后所隐藏的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活动的重大价值以及它对纸面文学注意力资源的蚕食。

其实，打量文学可以有多个视角，文本是一个，活动、权力也不失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好的视角。而且，网上文学是交互性的，因而它更是动态的活动，而不是静态的作品。为此，我们考察、评判网络文学更应着眼于作为过程的活动，而不是作为结果的作品。从活动这一面看，网络文学的现状一派热闹、充满生机与活力，即便是涂鸦、灌水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自由、愉快的审美活动。从权力这面看，传统把关人的功能被消解了，各种文学主张、流派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因而它又是民主的。网络为普通人提供了自由的、民主的文学权、审美权应该说是件有功德的事情。就审美愉悦而言，文学之于人类也许更重要的是写不是读，是倾诉不是聆听。网络正在改变着普通人审美仅靠一条腿走路（只读不写）的状况，完善了文学的美学功能。文学的网络时代的到来要求我们用新的眼光去打量文学现象及其功能，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文学干什么的问题应当重新讨论。为此，我们不妨将聊天

室看作一个文学的舞台，在这个空间足够大的舞台上，聊客们抛开现实，自编、自导、自演，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和人生，在恩爱情仇中，亦喜亦悲，或歌或哭，好戏连台。

不能不看到，网络正在为全民参与文学提供着越来越大的可能。大众参差不齐的文学能力和美学品质必然使他们更看重文学的活动价值而不是其文本价值，与此相适应，文学职业人士或权威的功能恐怕也要转变——从全面掌握文学权（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往往只是一种代理权）向仅仅提供文本示范和理念导向转换。从这个视角打量网络文学就会发现，网络带给文学的更重要的是运作机制的变化和价值的转型，而文本的显著变化则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显现出来。

还必须认识到，网络文学活动决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在群魔乱舞，也不是在一片荒原上肆意胡为，在一段失序的状态之后，经过磨合、调整，它必然要形成自己的秩序，确立自身的权威。就当下网上、网下的文学对峙而言，网下的拒不入场也好，网上的孤独叫阵也罢，它们的确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一场艰苦的博弈，这不是一场谁吃掉谁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一场谋取各自话语权、要求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谈判。文学研究应该关注的是，新的文学空间的出现必将导向文学运作逻辑的改变，在这个新的运作逻辑面前，纸面文学应当做出怎样的调整？网络文学又该如何塑造自身？网下文学进入网络或者网上文学返回网下现实，它们之间将以怎样的标准和方式衡量对方？接受对方？也就是说，网下的文学素养、资历、威望进入网络后哪些将被得到认可甚至放大，哪些可能会遭到质疑甚至取消？反过来说，网络写手所苦心经营的文学品质、声誉回到网下现实后又会得到怎样的响应？文学介入网络或者网络对文学的渗透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对现有的文学社会学产生冲击？因此，有理由认为，仅仅进行文本探讨难以解说网络背景下的种种文学事件，更无法认清这些事件背后所蕴藏的文学变革的契机。一段时间来，围绕网络文学的系列争议不仅视野狭窄、理性研究匮乏，而且体现出相当程度的门户偏见。当下弥漫在印刷媒体中对于网络、网络文学的日甚一日的蔑视与忧虑，以及网上对于印刷文化的肆无忌惮的调侃与嘲弄，都已经严重偏离了文化研究的公允立场。他们或则用人文反对科学，或则以科学抵制人文，要么哀叹人文精神失落，要么高歌科学技术无

罪，义愤填膺的声音的底下却是要卸下另外一只驱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以确保自己对于历史的导航权，进而确保自身的权威与利益。这种状况使得目前许多网络文学的分析与评论只能降格为一种文学事件，而不能作为观察、思考这些事件的眼睛与大脑。为此，文学研究必须超然象外，着眼于文学运作的整个系统，面对文学生产、传播、消费、批评活动的整个流程，以超然的姿态和理性的态度分析这个流程当中各类行动者（当然也包括分析者自身）旨在抬升自我价值、谋取更大利益的复杂斗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基于文化利益分析并能从中反观自身利益动机的理论框架做参照，把文学领域内各类行动者及其行动本身有效地整合在这个框架内予以系统审视。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和文化资本理论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比较科学的社会学框架，它把文化和利益挂钩，将社会各个领域视为一个个相对自主的场域，这些场域有着各自的游戏规则和活动逻辑，在某一个具体的场域里，行动者借助自身的文化资本运用一定的策略进行活动，以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确保自身的资本保值或升值。同时，布尔迪厄还致力于确立批判主体与批评对象的平等地位，在进行对象批判的同时倡导同步的自我批判，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向我们揭示出知识活动在温情脉脉的文本背后掩藏着的尔虞我诈的斗争图景，因而保证了批判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是根治当下知识界（尤其是文学研究）反思力匮乏的一剂解毒药，也是解构文学活动利益驱动机制的一把金钥匙。

第二部分 传媒左右下的文化资本与文学的命运

一、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与场域理论

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edieu, 1930--), 又译作布迪厄、布丢, 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法兰西学院唯一的一名社会学身份的院士, 因其独特的理论作为被学术界称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 80 年代后期, 布尔迪厄的学术影响在全世界迅速扩大, 进入 90 年代, 已成为与吉登斯、哈贝马斯、卢曼比肩在世的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也是目前为国际社会理论界引用最多, 研究最多的一位理论家。布尔迪厄力主建立一门反观性的 (reflexive) 社会科学, 倡导对分析者的分析活动进行再分析。他一生倾力而为的便是要建立一个“反思社会学”的完整框架。从早期对他自己土生土长的比利牛斯山脉中封闭村庄婚姻习俗的研究, 到对自己所置身的学术圈子的探求, 以及对他所热衷的知识场域的深刻剖析, 无不以对自身的严格解剖和深刻反思为基础。布尔迪厄坚持将他的科学工具转而针对自身, 体现了作为一个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学家敢于自我剖析的理论勇气和良好学风。藉此, 布尔迪厄做到了一般的理论工作者难以做到的事情——虽置身于某一场域并受制于这个场域特定的调控原则, 却仍能发出超越该场域利益的声音, 从而确保自己的批判立场不失公允。布氏的这一治学态度以及由这个态度形塑出来的场域与文化资本理论, 将学术研究的内在利益动机进行曝光审视, 祛除知识活动的神圣光环, 使对知识的认识从膜拜回到科学理性, 为学术争议通过反思自身进而达成共识提供了一个参照。

布氏场域理论主要由以下几个关键范畴支撑: 资本(capital)、习性(habitus)、策略、权力、场域(field)。这几个概念被高度整合在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之内, “只能在它们构成的理论系统中被定义, 而不是孤立的被定义”^[6], 因此只能做互文解释。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是一个本质空泛的概念，“一个分化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逻辑下，不管这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的。”^{〔9〕}为此，他提出了“场域”的概念，这个场域是行动者凭藉自身的资本、习性，运用一定策略进行权力争夺的活动空间。布尔迪厄的学术伙伴华康德指出，这个空间的存在基于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那些相信它所提供的酬赏并积极寻求这种酬赏的游戏者投身入这一空间。”^{〔10〕}

那么，究竟什么是场域，华康德所言的“酬赏”在场域的内部结构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又发挥着怎样的功能？首先，场域是一个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体系（其调整方式很像磁场），拥有自己相对自主的价值观念和调控原则，这些原则和观念通过类似发放入场券的形式对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之行为进行约定。其次，场域也是一个竞争和冲突的空间，可以将其类比为战场。在这里，形形色色的行动者根据自身的习性和随时在变化的场域结构制定行动策略，与各种异己力量进行竞争、交锋，“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在艺术场域里是文化权威，在科学场域是科学权威，在宗教场域是司铎权威，如此等等——和对规定权力场域中各种权威形式之间的等级序列及‘换算比率’（conversion rates）的权力的垄断。”^{〔11〕}

“场域”并非指物理空间（如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地），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领域，而是诸力量较量之场所（the fields of forces）。在场域中，总是充满了斗争（struggles），充满了利害关系，拥有不同资本与力量的人在那里争权夺利。为什么而斗争？为地位；地位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地位是通过将特定的资本分配给行动者（布尔迪厄把在场域中卷入地位、资本之争的人称为agent，甚至认为人只有进入了场域之后才成其为社会意义上的人，此词与“主体”有严格区分）而决定的，行动者由其拥有的资本的多少而获得其在场域与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因而，资本与场域是不可分离的，用布尔迪厄的话说：“一种资本除非与场有关，不然它不会存在，也不会起作用。资本生成了一种权力来控制

场。”^{〔12〕}。打个比方，场域与资本的关系就像是游戏与牌的关系。牌的价值取决于游戏的存在，资本的价值也是取决于场域的存在，只有在场域中资本的价值与力量才能得以发挥，这种力量既作为一种武器也作为一种（斗争的）奖品而存在，因为得奖者，即资本争夺中的胜利者将会更有力地运用权力、发挥影响。一个人总得拥有一定的资本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并与别人较量，两手空空只能是乞丐一个。因而地位之争也可以说是不同形式的资本之争，资本位于力量的中心，同时也位于权力与地位的中心。

场域中的行动者由其所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及结构在场域中占一席之地之后，就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倾向与态度，即积极地维持资本的分配结构或是改变这一结构的方向调整自己，以使自己的资本拥有增加。这种以利益为驱动的“计算”是一个人采取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策略的根本原因。事情虽然比这要更复杂，也就是说，虽然并非所有拥有少量资本的人都一定是“造反派”，而拥有大量资本的人也未必都是“保守党”，但是布尔迪厄坚持“这是一个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空间的一般陈述”。^{〔13〕}

二、文化资本理论或资本概念引入文化研究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描绘的人类社会图景犹如一场轮盘赌，在这台不可控制的机器面前，似乎人人都拥有同等的赢和输的机会。输家只能怪自己的运气不济，而不能对游戏规则提出质疑。布尔迪厄认为，这幅看似公平的画面中被精心隐瞒的一个不平等事实就是资本的不合理分配。资本作为社会资源的排他性占有，总是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意味着社会资源的不平等的分配。资本占有者在社会空间的等级制中可以占据有利的位置并被赋予了支配他人及其劳动的权力，不同类型的资本的分配结构体现着一定社会的权力结构。因此，在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类需求呈现出稀缺性，并被作为资本加以占有和瓜分的条件下，大多数士兵当元帅的机会已经被悄悄剥夺了。

文化资本，或者说将资本的概念引入文化研究，旨在消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美丽的神话，即文化与利益(interests)的脱节乃至对立。康德即是维护

这个神话的一个代表，纯粹理性、道德律令以及审美判断力，是康德为后神学时代的文化秩序或表征空间精心编纂的三个主要领域。它们经过严格细密的清洗，彻底排除掉利益的干扰和污染，把个精神空间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同时也切断了它与物质世界的沟通渠道。布尔迪厄发现，作为无功利的倡导者、捍卫者，康德者流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在自己的一尘不染的空间里安静的从事学术活动，他们甚至得到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辩护士（如经济学家）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是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支付的。经济学谦虚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界定为商品生产与交换，从而把社会空间与生产实践的某一特定区域分离出来，称之为经济(economy)。这样，它就将社会空间和生产实践的其他部分巧妙的置换为为非经济(noneconomy)、非功利的干净地。布尔迪厄认为，消解文化自主性的神话，仅从康德一端着手是不够的，还必须突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建立一门关于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a general science of the economy of practices)。这门科学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的洞识之上：人类的所有活动，从唯利是图的商业行为到超凡脱俗的文化实践，都内在地包含着利益的追求与冲突，甚至是以利益为其根本动力的，不论其存在方式多么隐蔽、多么难以识别。因此，实践理论，作为揭示这一秘密的科学，必须说明各种类型的资本的存在方式和法则。布尔迪厄区分出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方式：以主观状态存在的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以客观状态存在的文化产品(cultural product)和以体制状态存在的文化体制(cultural institution)。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能力是一种社会性的构成，是通过后天（比如学校教育、家庭熏陶）获得的。细腻的艺术感觉，与众不同的气质和高雅得体的风度等人们通常称之为教养(cultivation)的文化能力便主要来自后天养成。从本质上讲，文化能力是文化投资的结果，虽然这种投资常常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支付，并具有掩盖其社会性倾向而呈现出某种自然天性的虚假表象。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文化投资需要相应的投资策略以确保获得较为丰厚的回报，对文化市场稀缺性和回报率考量因而成为投资策略的一个重要议题。

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式，是“在物质和媒体中被客观化了的文化资本”^{〔14〕}。它可以作为经济资本被物质性地占有，也可以作为文化资本被象征性地占有。文化产品，作为客体状态的文化资本，有其自主的存在法则，不能完全归结为被主体占有的状态。然而，它只有在被占有并作为一种投资参与到文化生产的斗争之中，才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而存在，才能获取一定比例的（物质或象征）利润。

文化体制是文化资本的一种体制化状态，是经合法权力认可并仪式化了的文化资本，比如学历、文凭、证书等。

由此看来，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既非马克思式的解构经济现象乃至社会现实的理论支点，也非正规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肌体细胞，它包含了某人对自己的未来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潜力，因而，资本是一粒等待萌芽为权力形式的种子。布尔迪厄认为，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构成的；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又要借助已有的社会体制和自身的习性竭力占有新的资本或使自己的资本升值。个人拥有的资本的质量和数量，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也就是说，资本及其在未来萌芽的权力形式塑造着他们的生活现状或未来机遇，更主要的是，资本也被用来再生产阶级构成。

可见，同其他资本形式一样，文化资本之所以重要，人争人抢，原因在于它也是权力支配与统治的基础，具有形成或瓦解权力与地位的能力。这里的奥妙在于：各种类型的资本可以相互交换与转化，文化资本的力量不仅在它自身，更在于它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或其他资本。布尔迪厄对文化一向十分关注并认为它与经济密切相关，甚至称其著述为“符号商品的经济学”，声称“经济的核心乃文化”。

三、媒介与文学场

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学场。布尔迪厄认为，像其他场一样，文学场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一个权力关系的（为了改变或保持这些权力关系而进行斗争的）所在地，它“涉及权力（例如，发表或拒绝出版的权力）；也涉及资本，被确认的作者的资本，它可以通过一篇高度肯定的评论或前言，部分的转到年轻的、依然不为人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